

## 灵秀青阳

◆ 黄秀生

人都特别喜欢,吃过后还要买上一些带着。

青阳的农业资源丰富,尤其茶桑麻的开发与利用在其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成片开发的茶园、桑园,不仅美化了青阳大地,更成了百姓重要的经济来源。桑茶麻的加工也形成了气候。县里有缫丝厂、丝绸厂、麻纺厂、针织厂,有的乡镇也办有缫丝厂,一度是安徽省的蚕桑大县。茶叶更形成了安岳毛峰和黄石溪茗茶的品牌,黄石溪茗茶1915年获巴拿马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1958年被外交部指定为“礼品茶”。因地处九华山,又是合肥到黄山的重要通道,所以这里的家畜养殖业很兴旺,农家养殖的“三黄鸡”远近闻名,香菇、木耳、黄精等山货也都很抢手。老百姓的生活因此过得殷实安逸。

我在青阳工作生活了五年,喜爱青阳的山水,深深热爱青阳的人民!我心中的青阳人恰与其灵秀的山水一样美好,聪慧质朴,勤劳善良,待人热情诚恳,和颜悦色且不乏风趣幽默。人们聚到一起,常是欢声笑语不断。开会前、饭桌上几乎都能听到那些段子高手给大家带来的阵阵笑声。笑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陌生者不再陌生,熟人之间偶尔发生的不愉快,也会瞬间随之消散!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邻里之间相处和谐,少有摩擦与矛盾,团结合作蔚然成风!对于青阳人的这些优良品格,我在五年的工作与生活中感受深刻,受益匪浅!从他们那里,我得到很多发自内心的快乐、感人至深的关爱与温暖,更有奋力前行的信心与力量!

正如此,青阳连续三年遭受洪涝灾害时,青阳人众志成城,以“河堤挡江水”的英雄气概,奏响了一曲又一曲抗洪救灾的胜利凯歌!青阳的主导产业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遭受重创,本就脆弱的工业难以以为继。青阳人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掀起了改革的浪潮,在池州地区率先于1999年全面完成国有与集体企业改制。全民创业的热情迸发,民营经济连续多年呈井喷式增长,催生了一批适应市场的新产业。实施“三大资源”开发战略,青阳经济步入了稳定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瓜果、花卉、苗木、盆景、药材及家庭规模养殖业、食品加工业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以吃住行游购娱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蓬勃兴起,九子岩风景区建设、青通河改造、太平山房等古建筑保护、牛桥水库(将军湖)和铜九铁路青阳站立项等骨干项目的推进,确立了旅游业发展地位;矿业资源开发,坚持走保护与开发、采掘与加工并进的路子,在规模开采与深度加工上积极寻求新突破,使得“石头经济”终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县级综合实力在全地区连年争先进位。青阳的城镇建设更是一路领先,县城于1998年获得全省文明县城光荣称号。

现如今,青阳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更加便捷。合黄高速纵贯南北,铜九铁路横贯东西,318国道拓宽改造,县境内乡村公路四通八达,且基本上实现了硬化与绿化,一条路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县城蓉城“长”大了、“长”高了,长成为一座充满现代气息和无穷魅力的花园式县城,尤其青通河上“长”

出个碧波荡漾、婀娜多姿的“芙蓉湖”,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万般柔情。湖水波光粼粼,犹如镶嵌在巍巍笔架山峰与县城间的一面镜子,倒映出苍翠欲滴的青山与鳞次栉比的高楼,倒映出湖边栈道上悠闲自在的人群。她像一杯绿茶,自然清新;又像一段丝绸,绚丽光洁;更像一幅画卷,描绘出自身的幽静,描绘出青阳的别致与灵秀!

当然,青阳今日的灵秀,远不止县城。其境内的朱备镇,坐落于九华后山风景区内,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生态环境优美。其以“禅修、休闲、养生”为主题,在青通河的上游、苍翠欲滴的群山之中兴建了碧波荡漾的“将军湖”,引进了“德懋堂”、“荣玺庄园”等一批休闲度假项目,已打造成全国重点镇、全国生态旅游乡镇、安徽省最佳旅游乡镇、安徽省森林城镇、安徽省特色景观旅游名镇。董必武笔下的“富源陵阳镇”,四面环山,溪水纵横,有着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拥有40多座古桥、156栋古民居,尤其陵阳老街、太平山房和李氏宗祠以及利用老建筑打造的“天下粮仓”,都已成为人们访古探幽的重要景点。镇西南的神龙谷景区、“九跌十八湾”、峡谷、深潭、奇石、飞瀑比比皆是,置身其间,宛如“世外桃源”。九华山下的庙前镇,打造运动休闲小镇成果斐然,已成功入选省级健康小镇。还有杜村、西华、杨田、新河、木镇、丁桥、芥木等乡镇,都在倾力保护绿色生态环境、打造特色旅游名片。这些地方同样如一颗颗光彩夺目的明珠,闪耀在青阳这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无不在向世人展示着她的灵秀!

## 古村石门高

◆ 王唯唯

车到石门高村口时,当地文化站的刘站长已在此等候。

石门高村四面被大山环抱,因人村水口处有两块巨石对峙,形似城门,“山为城,石为门”,又因水口内住着高氏家族,故得名“石门高”。据《高氏宗谱》记载,高氏先祖自西汉时就住居此处,距今已有1800多年了。

一边听着刘站长的介绍,一边四处张望,发现整个村落都处于石的布局之中,这里有圆形的石,磨棱的长石、方石,石铺就了道,围起了墙,垫起了脚、架起了桥。石,拼就了村门;石,也搭起了家门”。整个石门高村还保存传统木结构民居100余幢,其中明清民居23幢,这些建筑,融徽派文化之精华,体现徽派民居、祠堂、牌坊古建三绝的风格特色。不仅如此,这些古民居的建筑风格,还体现在砖雕、石雕、木雕上,雕镂精湛,造型丰富、结构严谨,处处讲究韵律美,如果说石门高如同一本尘封千年的“立体古书”,那么这些古建筑就是最好的语言。

我们站在高氏宗祠前。该宗祠建于明代景泰六年(1455年),坐北朝南。祠堂前有一口方塘,使得祠堂“前有镜照,后有山靠”。这口古老的方塘用花岗岩砌成,汇聚龙泉活水而成。方塘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古祠、山峰和村庄,使得村庄有了灵气,是石门高村的一道美丽景观。古人高薰有诗赞曰:“门开一鉴照回廊,石下潺潺活水长。这里有锦麟争跃,更多绿藻竞芬芳。”

走进宗祠门厅,抬头是“人”字造型的房顶,那些黝黑的椽梁和墙壁上,雕饰有各种图案。雕刻技法娴熟,造型婀娜多姿,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虽然有些残旧,依然焕发着生命的灵光。该祠原有七进,后因最后一进享堂倒塌,现尚存六进,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宗祠的整个布局为背倚牛形山脉,就势递升,纵横二十余丈,勾勒出徽派建筑的神韵。

第三进大厅是高氏宗祠最宽敞、最气派的大厅,厅内上方有11根椽梁相连,共有22根木柱支撑。木柱下方各有一“石碌”作垫。每一个石碌上所雕刻的花纹图案都不相同。在天井台阶和天井水池两边,共有六块石头雕出的“牛鼻石”。上有平台,两边有走廊,整个大厅古朴宏大。这里是高氏族人集会之处,也是当年匾额集中之处。匾额有皇上御赐的,有达官显贵赠送的,也有名家书写的,显示这座古建筑的荣耀和辉煌,展示着它的文化品位。

徜徉在村中的石板铺就的街巷之中,越走越感受到仿佛走进了一条悠悠的历史隧道,连接起了历史与今朝。今日的石门高村,早已没有了往昔的繁华,然而许许多多的岁月痕迹,沉淀在大小巷陌中,古井、古园、古树,随意镶嵌。光秃可鉴的青条石、灰砖墙上斑驳的苔痕、青檐上摇曳的荒草、古色古香的牌匾、在风雨中有些飘摇的庭院,无不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于是我在想,那些残垣断壁,青砖壁瓦,还有那棵被雷电击中焚烧,但奇迹般的竟然没有死亡,依旧以昂扬的姿态矗立于村子里,用它那旺盛的枝叶为村民们遮风挡雨的古银杏树,无论是那曾经的繁华抑或衰落,它们应该都是有灵魂的。它们都淡然地守候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给人一种品不完的古韵风情。

我们最后在村东的一块巨大的摩崖石刻“魁”字前站住了。据《高氏宗谱》记载,唐长庆三年(823年),石门高氏第十七代高子军,文采出众,荣获翰林院大学士桂冠,光宗耀祖。高子军的叔父高祐,高兴地写下个“魁”字,并请石刻名匠,将这个“魁”字刻在村东的花岗岩峭壁上。一个“魁”字,足有一丈见方,笔画宽度超过一尺,深达寸半。在这崇山峻岭之中,显得格外耀眼和古韵森森。魁者,魁星也。预示着石门村千百年人才不断,文曲星辈出。事实确实如此。陪同我们参观的刘站长介绍,石门高历代科举人才不断,最辉煌的年代莫过于明朝嘉靖年间,当时石门高氏曾有14人同朝为官,可谓显赫一时。

离开石门高时,坐在车上,再次看着村口那形似城门的两块巨石,我问自己,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美丽的相遇。



故园 苗青 摄

## 中年的小

◆ 邓荣河

小职员一个,挣钱不多,但我花起钱来也算慷慨。但不知从何时起,我竟也慢慢地开始小气起来。

节假日朋友组织去远游,要是前几年,我肯定第一个报名,但现在开始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辞。没时间只是个借口,心疼花钱才是真正的原因。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明白,今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多的是。年近七旬的老爸老妈,别看现在身体还可以,但随时都得为突如其来的疾病做好准备;女儿今年参加高考,以后还要考研,到底要花多少钱还是未知数。既然无法开源,那就只能节流。于是,潜移默化间我开始收敛起往日的大手大脚。

我这人外实内文静,实则毛手毛脚。为这,妻子不知数落了我多少次。那日闲谈,无意间说起了我做事不细致的老毛病。妻子突然话锋一转:“唉,还别说,这几年你做事比以前可小心谨慎多了。”“是吗?”我笑笑。“可不,我每次骑电动车下班回家,你总是第一时间充上电,以备急用;女儿回家所需物品,你也提前跑后地帮着张罗购买;老爸老妈啥时候该买降压药了,你总记得一天也不差……”瞧,妻子对于我的那些小心谨慎如数家珍,言语间流露着些许小幸福。

胆子越来越小,也是我步入中年之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别人的眼里,我可能无足轻重,但在父母妻子女儿的心目中,我可是他们的顶梁柱,我得时刻保证自己不出现或尽可能的少出现任何闪失。

了,那歌声里就加入了鸟的鸣唱;草丛中各种昆虫在唧唧作响,这声响满是生机,蕴含爱情;阳春三月,一场春雨落下,走到竹林里,甚至能听到春笋拔节发出的吱吱呀呀声,万物就这样以千万种形态奏响生命的生命之歌。家乡沃野秀水不仅养育我长大,也激发我后来学习研究生物学的浓郁兴趣。”

1910年秋,祖父14岁,家中派人陪送他到贵池去上学。他俩在升金湖乘小划子到贵池黄溢登岸,然后走到股家汇,坐帆船从秋浦河顺流而下到贵池。这次远行给祖父留下美好印象,坐在船上观看沿途风景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他第一次感受到天高任鸟飞,水深凭鱼游的自由和舒畅。

辛亥革命暴发之后的春季,祖父进入贵池中学的前身——贵池县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新型学校1902年诞生于废科举、兴新学的风潮中,教师的水平很高,也很敬业。祖

习,至1916年毕业,同年秋季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秋季,由预科转入北大法科学习经济学。

祖父在简历中写道:“1920年,冬11月自沪回津,赴法国留学,12月到。入法国南部尼翁Nyoon中学补习法文。”祖父多次对我谈起这次远行。他说,“欧洲是马克思主义发祥地,也是世界自然科学研究中心,我是和周恩来总理同乘法国邮轮‘波尔多’号,经过一个多月航行才到达法国马赛港的。”据县志记载,祖父是原东流县赴西洋留学第一人。“那时从海上航行到欧洲不仅时间长,由于风浪大,晕船呕吐也很厉害,不是对科学的热爱和有学成后为国家服务的报国之心,是吃不了这个苦的。”到尼翁中学后,“经过半年的法语强化训练,1921年夏,我到了巴黎,秋天进入巴黎大学学习生物学。”

## 杜鹃声声寄思念

◆ 章乐敏 黄泽秋

父在这里初次接受英语、数学、格致等新学科教育,激发了他对进入科学殿堂的向往。

谁承想就在这这一年的12月27日,盘踞池州大通的军阀黎宗岳部董经奎等数十人跑到贵池城,强占高等小学堂,驱赶师生,解散学校。池城驻军司令黎石骛纠集流氓无赖捣毁学校校门,将仪器、图书洗劫一空。此暴行一出,刚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闻讯后,十分震怒,立即挥笔书写手令谕示安徽都督孙毓筠,“少数不肖军人,蹂躏文教,祸及国籍”,“若不彻查究办,将何以维持秩序而保护教育!”手令火速送达安庆孙都督处执行,并于1912年2月10日,以《南京临时政府12号公报》公布全国,以儆效尤。晚年回首往事,祖父说:“中山先生有教育救国之情怀,他的大总统手令在教育史上留下深深印迹,也使贵池中学青史留名。”听说我在池州农机厂参加学工劳动时,住在贵池中学学生宿舍,他关心地问这问那,还告诉我,贵池中学欧阳良助校长是他年轻时的朋友。

为了不误学业,祖父随后转至安庆由池州六邑旅省人士举办的六邑中学继续学

生物系教授。

在抗日战争中,1938年5月,武汉大学奉命西迁,祖父携家人随学校西行至四川乐山。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细胞学讲义》编著工作,这是我国高校在细胞学课程中首次使用中国人根据自己学习心得编写出来的教材。

随后几年利用寒暑假和学术考察时机,祖父赴峨眉山、青城山、川西平原等地参观访问,他学习彝语、羌语,深入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以一个生物学家的学术视角,“初悟昆仑弱水并上古部族地位及渊源”。自1942年起,祖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肆力中华民族源流、古史古地研究”。

据祖父多年考证研究,中华种族本源之滇蜀,因地壳变动,沧海陵谷,先民们播迁至黄河和长江流域。武汉大学出版过一本《乐山时期的武大教授们》,有一篇章写我祖

父。题为《章福培:吟诗写史的生物系教授》。日本学者桥川时雍编的《中国文化人物总览》中亦收《章福培小传》。谈起写诗作史,祖父深情地说,“我的古文史兴趣和功底,是在故乡书塾中养成的,黎荫阁师(即金星先生,笔者注)功不可没。”祖父这个“中华种族起源”之史学观点,由于近年科学考古新发现和通过基因考察,已经得以证实。但我的祖父已不可能得知这消息了,他又到一个新的世界去旅行了。

1946年8月,武汉大学回到武汉珞珈山办学。自此祖父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欣喜地投入新社会,开始新生活。1951年,我大姑妈章荃青还在中学读书,祖父就送她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还为抗美援朝慷慨捐献,表达了满腔爱国热忱。党和政府对祖父的人品和业务水平,给予很高评价。1956年,他被评定为高校二级教授。

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米丘林学说,曾在我中国生物学界盛行一时。但是,他的遗传理论缺少足够的科学事实作为根据,存在缺陷。祖父在教学科研中既重视米丘林的新发

现,也坚持由孟德尔—摩尔根提出的遗传学三大基本定律。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行为,但在1957年,祖父却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5月,祖父离开教学岗位,被分配到学校图书馆工作。学校要他在图书馆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做三件事,一是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翻译外文资料;二是整理馆藏古籍;三是继续开展“中华古史发蒙研究”。祖父后来说,“因为学术观点受处分,对于我个人来说,还能够为国家继续做工作,但孟德尔—摩尔根提出的遗传学在我国一度受到排斥,这个损失却是巨大的,学术问题切忌一边倒。”祖父于1966年3月,经湖北省委批准,摘下右派分子帽子。改革开放后,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武汉大学党委宣布,给予彻底改正。

我是1976年春节假期,在武汉与祖父最后一次相聚了半个月,那时他因患病生活难以自理,我利用寒假去照顾他老人家。他稀疏的头发已花白,双眼使人一看就知道他经历过风霜,但是他心情依然平静。

1976年3月,祖父移居于西安我大姑妈处。1977年9月1日祖父病逝,享年81岁。根据祖父遗言,他俩骨灰于1986年8月安葬在故乡。

我静静地踮脚在祖父墓旁,往事一件件恍如眼前。1952年底,我刚满1岁时就来祖父身边,直到1957年暑期才离开。在如花似锦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我享受着幸福的童年。上大学后,我对祖父许诺要将第一个月工资全部用于购买礼物孝敬他俩,他们很高兴。但未等到那一日到来,祖父已与我天人永隔,子孙养而亲不待,这人间悲情令我徒唤苍天,泪湿衣衫。

远远地传来杜鹃那一长一短地啼鸣:“咕——咕”,我心头一颤,耳畔仿佛响起祖父那带着乡音的吟哦声:“好酒不多饮,聊以兴吾番。好花不多栽,聊以解吾温。野绿风渐和,菜黄香已醞……”

